

詞釋

朱孝移著



M9

E222,842

8.

詞

釋

朱

孝

移

著



3 1764 3228 8

自序

在我國的舊文學中要找優美的有價值的真是藝術品的文學作品，「詞」，要算是數一數二的了。

但「詞」在舊文學中是比較難懂的東西。要明了牠的內容的涵義，作者的用心，獲得深刻的了解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當我們在不能懂的時候，便急於要看詞的解釋的書了。

但是我們看一看有着多少給詞做解釋的著作呢？那就不免要使我們悵悵了！因為歷來解釋詞的書是太稀少了。——雖然有着一些詞的箋咧注咧的著述。牠們的內容多半是敘述作者的身世，檢校版本的異同，指明典實的出處，鈔錄若許的詞評。這固然不能說與詞旨無關，但終不把詞的內容的涵義詳細的

詞釋自序

二

明白的赤裸的指示出來，在初學的人看了對於詞的意旨仍然是不能了解的。

爲了指導初學起見，則詳釋詞旨的寫作是刻不容緩了。愚不自揣，將平時喜歡讀的詞，不厭煩瑣的詳詳細細的加以解釋，把牠的內容的涵義痛痛快快的說個明白。至於什麼作者的傳略，版本的不同異，自有撰者，則吾不屑道。

或曰：「詞之爲物，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言傳，強作解人，豈不令人欲嘔乎？」這倒是無妨的。因爲一則我這東西也不是給那些詞人雅士看的，只不過爲了給初學的一點啓示，庶幾能夠觸類旁通罷了。再則我所解釋的固然不敢說作者定有此意，但「作者未必無此意」也。你不解，我不解，他不懂，好文學終至不解，豈不可惜！解勝不解，就怕是不解啊！

我這也不過是拋出一塊破舊的磚，很希望能夠引出許多塊晶明瑩潔的美玉來。

一九三七年三月朱孝移識。

詞釋目次

溫飛卿二首	一
南唐後主一首	七
韋端已二首	九
鹿虔扈一首	一三
馮正中三首	一五
晏同叔二首	二一
韓玉汝一首	二五
歐陽永叔一首	二九
張子野三首	三一
蘇子瞻三首	三七

詞釋目錄

二

秦少游一首……………四九

附錄

金聖歎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……………五三

溫飛卿

菩薩蠻

小山重疊金明滅，鬢雲欲度香腮雪。嬾起畫蛾眉，弄妝梳洗遲；
照花前後鏡，花面交相映，新貼繡羅襦，雙雙金鷓鴣。

「小山」就是「屏山」。屏的障蔽，如同山的高遮，所以就拿小山名牠。這是古人詩詞中常用的字。溫有「枕上屏山遠」的句子。重疊，喻屏扇之多。金明滅，就是狀日光與畫屏相輝映的忽明忽暗的現象。

「小山重疊金明滅」這一句，就是說日光照耀在曲曲折折的畫屏上忽明

而忽暗。這是表現黎明時的狀況。

「鬢雲欲度香腮雪」，就是說鬢邊蓬鬆的頭髮幾乎垂到雪白的香腮。欲度二字活寫，生動的很！

但這頭髮爲什麼會這樣的蓬鬆呢？恐怕是爲了「寤寐思服」「輾轉反側」所致罷？

這句是寫未起以前的情狀。

「嬾起畫娥眉」，這是寫那將起未起時的嬌態。用一嬾字形容，可說是委婉傳神。至於爲什麼這樣嬾洋洋的不願意起來飾容呢？想必是心中有所懷想了！

上邊既說嬾怠起，所以這時候雖說是勉強起來，也仍是不願意施脂抹粉

的。寫既起之後，又用一遲字出之，真是洽到好處！

前後的鏡子，照着頭上的花，花與面互相輝映着。這本來是要形容貌美，却不直說，而用花反襯之，用筆甚妙。

繡羅襦上有着一對一對的金鷗鴂，這是如何的動人想思啊！

這首詞，從牠的表面看，可以說是描寫一個女人晨起梳妝打扮的情節；要從牠的內容去看，在鬢雲之亂，嬾起，弄妝遲等字裡，已竟透露了懷才不遇的苦悶。貌美似花，這是表示了本質的美：穿着繡的羅襦，這表示外表的美；這就是說，在一個內外皆美的人，是應該見用於世的。所謂「感士不遇」的話，似乎是有幾分道理的。

更漏子

柳絲長，春雨細，花外漏聲迢遞。驚塞雁，起城烏，畫屏金鷓鴣。香霧薄，透簾幕，惆悵謝家池閣。紅燭背，繡簾垂，夢長君不知。

這首詞寫一夢境，綿綿的柳絲被紛紛的春雨籠罩着，寫夢中迷惘之狀也。遠遠的聽到花外的漏聲，是夢中也不得安適也。於是驚動了塞雁，震起了城烏；但是嚇不了畫屏上繡的金鷓鴣。所謂雁之受驚，烏之飛起，正喻自己之哀苦，即「雁飛殘月天」之意也。畫屏上所繡的金鷓鴣，當然是穩居不動的，這就是表明了得意人的安定的常態。以鳥來喻人喻己

，誠其獨到處也。

薄薄的一層香霧，透出了簾幕，這是表明未進房帷已覺得香氣襲人。但是這時就有點「足將進而躡躡」；於是就不得不惆悵於謝家池閣了！所謂「別夢依依到謝家」正此意也。「惆悵」二字，乃透露意旨之詞，溫詞誠不多見，意逼下「君不知」句。紅燭背着，繡簾垂着，欲進而實又未能也。所以就只好落得「夢長君不知」了！上文云：「驚」云「起」云「惆悵」，不過稍露意旨，而此則宗旨全出，點睛之筆也。其一生之不得意，此句盡之矣。

詞

釋

六

南唐後主

相見歡

無言獨上西樓；月如鉤。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！
！ 翦不斷，理還亂，是離愁；別是一般滋味
在心頭。

「無言」二字能够十足的表出他的愁苦，若能言，那就沒有什麼意味了。佳處就在此。上西樓者，有所望也。但仰觀明「月如鉤」，俯視則「深院鎖清秋」而已！云寂寞者，承上無言，獨等字來，鎖者，即不足打破之意。加重之也。「翦不斷」，沿絲而棼之義。「理還亂」，亂無頭

詞

釋

八

緒也。免言離愁之有加無已也。旣「無言」；所以才是一別是「一般滋味」了。

韋端己

菩薩蠻

人人盡說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。春水碧於天，畫船聽雨眠。爐邊人似月，皓腕凝霜雪。未老莫還鄉，還鄉須斷腸。

「盡說」二字妙，全詞由此生出也。張皋文曰：「此章述蜀人勸留之辭。江南卽指蜀中。」人人既說江南很好，那麼我這游人就應該老於江南了。但江南究竟怎樣好呢？美景佳人，就够使人流連的了。畫船句，雖云寫景，似也喻其處境之安全，可以長老於此之意。「鍾邊」卽用文君

當鍾事。「人似月」，喻兩方皆相投也。心竟既然非回故鄉不可，那麼爲什麼又說「還鄉須斷腸」呢？張皋文曰：「中原沸亂，故曰還鄉須斷腸也。」

白雨齋詞話曰：「端己菩薩蠻：『未老莫還鄉，還鄉須斷腸。』留蜀後思君之辭」斯言得之。

洛陽城裏春光好，洛陽才子他鄉老。柳暗魏王堤，此時心轉迷。桃花春水漲，水上鴛鴦浴。凝恨對斜暉，憶君君不知！

洛陽指唐。「春光好」，所指者多矣！寓意甚富。「洛陽才子」，喻自己也。「他鄉老」，老於蜀也。「魏王堤」，洛水堤也，白居易詩：「

踏破魏王堤。「柳暗魏王堤」者，暗示今日之洛陽非昔日之洛陽矣，故無法歸去也。思念及此，進退兩難；故此時之心，不得不「轉迷」矣。「迷」字卽由「暗」字生出。

「桃花春水漲」，喻朱溫篡唐，南北新局面之出現也。「水上鴛鴦浴」，明其君臣之相得也。端己謁金門曰：「春雨足，染就一溪新綠。柳外飛來雙羽玉，弄晴相對浴。」正此二句之意也。結尾二句，「真是淚溢中腸，無人省得」也。張皋文曰：「此章致思唐之意。」一言蔽之矣。

詞

釋

一一一

鹿虔扈

臨江仙

金瓚重門荒苑靜，綺窗愁對秋空。翠華一去寂
無蹤；玉樓歌吹，聲斷已隨風。煙月不知人
事改，夜闌還照深宮。藕花相向野塘中；暗傷
亡國，清露泣香紅。

鹿太保孟蜀遺臣，堅持雅操。寄情倚聲，類多感慨之音。其臨江仙，含
思悽惋者也。

首句言國亡之後，門庭落鎖，荒苑寂靜。「玉樓歌吹」，當年快樂之狀

也。「聲斷隨風」，現在淒涼之情也。

那煙月不知人事已非，在這深夜依然照着深宮。煙月雖不知亡國的悲痛，但那荷花的香露低垂，似乎是暗地裡相對哭泣呢！煙月不知，荷花豈能知耶？不過暗託其悲哀而已！筆致曲折，就愈覺其悲惋了。

鹿公此詞，故宮禾黍之思，令人黯然！誠可謂沈痛蒼涼之詞矣。

馮正中

蝶戀花

六曲闌干偎碧樹，楊柳風輕，展盡黃金縷。誰把鈿箏移玉柱？穿簾燕子雙飛去。滿眼游絲兼落絮，紅杏開時，一霎清明雨，濃睡覺來鶯亂語，驚殘好夢無尋處。

曲曲折折的闌干，依偎着碧綠的大樹。這就是說，一般的小人圍繞着君主。那楊柳趁着微風伸展了她那一縷縷的黃金似的枝條，這正喻那得意人的姿態，即延己「排斥異己」之表現了。現在看一看是誰來彈箏？也

卽表示並非自己來把握權衡。——也卽「排斥異己」的意思。但只見雙雙的燕子穿簾飛去。燕子爲何而來？也不過是探聽消息而已！這就是他的憂讒畏讒的表現了。

飄蕩的蛛絲，零落的柳絮。迷亂着眼睛，情實難堪；此正喻小人之當路也。柔嫩可愛的杏花，吐蕾而初發，那經得住那一陣清明雨打！「紅杏」者，自比也。「清明雨」者，異己者也。「一霎清明雨」者，卽飛卿「愁聞一霎清明雨」之意也。睡得熟熟的被討厭的鶯兒唧噥吵醒，那甜蜜的夢又將何處去尋呢？「鶯亂語」，言讖譏之衆多也。好夢難尋，喻自己的主張終不得見用於世也。

莫道閒情拋棄久；每到春來，惆悵還依舊。日

日花前常病酒，不辭鏡裏朱顏瘦。河畔青燕
堤上柳，爲問新愁，何事年年有？獨立小橋風
滿袖，平林新月人歸後。

莫道者，誰道也。天天在花前病酒，花是鮮艷的那般可愛，映着了多愁的面孔，就越發顯得憔悴可憐了！但是每到春來，就要引動哀思，天天又常病於酒；所以鏡裡朱顏之瘦也就不辭了。這無非是暗示了他的自信的果斷。誠加陳廷焯所說：「始終不渝其志，亦可謂自信而不疑，果毅而自守矣。」

河畔句，由春字生出。河畔的青燕，喻其在旁的人；堤上的垂柳，喻其在上者也。次句用問的口氣，情意纏綿，用筆甚妙。「獨立」，即喻其

特立獨行也。「風滿袖」，表其無所依恃也。遊人既歸，而新月初升，此喻己之不見用，而異己者反當道也。

幾日行雲何處去？忘却歸來，不道春將暮。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車繫在誰家樹？淚眼倚樓頻獨語：「雙燕來時，陌上相逢否？」
春愁如柳絮，依依夢裏無尋處。

「行雲」，喻國家之負責者。——也可以說是自喻。這負責的人，究竟往那裡去了呢？怎麼一去就忘了歸來呢？你不看一看這國家已竟到了春將暮的時候了！所謂春將暮，就是說國亡無日了。百草千花遍於寒食的路上，這就是說小人道長。「香車繫在誰家樹」，喻誰來負起這重大的責

任呢？延己自信甚深，敢爲大言，所以就有這「舍我其誰」的氣概了！無論你怎樣的自信而不疑，終於不得見用於世；所以就落得「淚眼倚樓頻獨語」了。方寸中事，醒時固不易辦到，那裡又想到這春愁如柳絮般的撩亂着，使你在夢中也無處去尋了！

詞

釋

110

晏同叔

浣溪沙

一曲新詞酒一杯，去年天氣舊亭臺，夕陽西下
幾時回。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
，小園香徑獨徘徊。

首句，白居易遊龍門有感詩：「一曲悲歌酒一尊。」去年二句，有物是人非之感。「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。」千古名句也。但究竟好在那裡呢？論技巧，所謂「虛處難工，對法之妙無兩。」論內容，則「情致纏綿」，寓時光之感也。尾句妙：「小園」者，明其所見景物

之地也。「獨徘徊」者，情之所由生也。

蹋莎行

小徑紅稀，芳郊綠遍，高臺樹色陰陰見。春風
不解禁楊花，濛濛亂撲行人面。翠葉藏鶯，
珠簾隔燕，鑪香靜逐遊絲轉。一場愁夢酒醒時
，斜陽却照深深院。

「紅稀」，言君子之少也。「綠遍」，言小人之多也。「高臺」，指朝廷。此三句言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長，欲近人君，勢有未能也。「春風」，指人君。「楊花」，指小人。言君上不知道禁住這一般的小人，反而

使他們行權當道了。

「翠葉藏鶯」，指的一般鬼祟的譏謗者；「珠簾隔燕」，就是說君門九重。香煙的繚繞，暗示了心中的抑鬱。等到愁夢酒醒，已竟是斜陽滿院。這就是說：國家已竟是到了危急存亡之秋，那愁思又何濟於事呢！

詞

釋

二四

韓玉汝

芳草

鎖離愁，連綿無際。來時陌上初熏，繡緯人念遠。暗垂珠露，泣送征輪。長行長在眼，更重重遠水孤雲。但望極樓高盡日，目斷王孫。

消魂！池塘別後曾行處，綠妒輕裙。恁時携素手，亂花飛絮裏，緩步香茵。——朱顏空自改，向年年芳意長新。遍綠野，嬉遊醉眼，莫負

青春！

「芳草」乃題，鳳簫吟其調也。後人誤以芳草爲調耳。此詞係以芳草來比愁思。情景混寫，若即若離，神韻藻繪，並臻佳境矣。

離愁而云鎖，用字妙。「陌上初熏」，是用的江文通別賦「閨中風暖，陌上草熏」的典故。在別來之時，陌上草熏，閨中人望眼欲穿。那芳草低垂着露水珠，如哭泣般的護送征輪。用這來表示了女人的離情別緒，真是栩栩欲活，躍躍紙上了。征途迢迢，芳草萋萋，路未盡而草未絕，草無絕則愁何已！滿眼既是這歲暮的芳草，更那堪漫漫的遠水和飄飄的孤雲呢！長行二句，一則固有芳草不斷，愁思不絕之意；而上句也喻不如意之事太多，下句也示前途之渺茫：勿拘拘於男女之情思已耳。但雖

在高樓眺望了盡日，也只有目斷王孫而已！

消魂！總提之筆。「池塘」典出「池塘」生春草。「綠妒輕裙」，蓋由杜甫詩「蔓草見羅裙」變化而來。「香茵」疑本李商隱詩「芳草如茵憶吐絲。」

真箇消魂啊！想到在那碧油油的草茵之上，是羅裙共綠草一色；亂花與柳絮齊飛；攜着了你的素手，緩步的走着，是如何令人得意忘形啊！而今只是「朱顏空自改」，怎不令人傷情！但想到這芳草是年年長新；雖說是徐娘半老，豈不是風韻猶存呢！你應該是踏遍綠野，嬉遊醉眼；千萬不要孤負了這大好春光啊！

此詞寫來，一路愁思，至終忽轉爲愉悅，用筆甚妙。若盡是哀怨，「淡

詞

釋

乎寡味」矣。

歐陽修

臨江仙

柳外輕雷池上雨，雨聲滴碎荷聲，小樓西角斷
虹明，闌干倚處，待得月華生。燕子飛來窺
畫棟，玉鉤垂下簾旌。涼波不動簾紋平，水精
雙枕，旁有墮釵橫。

雷雨齊來，一片陰沉，喻悽慘之狀也。荷花被雨點滴碎的聲音，喻心也
爲之打碎也。此二句寫下雨時淒涼的景況。原想雨過天晴，定有一番幽
美景色：誰料小樓西角斷了虹明。用「斷」字，表其在雨霽之後，仍

屬渺茫無望也。於是不得不倚闌以待月華生了！豈僅待月，也別有所待之人也。

燕子飛來，仍未有任何消息；於是只得垂下簾旌悶睡而已！但見那波浪般的席紋又是一絲不動，這更使人寂寞；惟見雙枕之旁尙有着墮釵啊！所謂「雙枕」，所謂「釵橫」，仍含有期待之意也。

張子野

天仙子

水調數聲持酒聽，午睡醒來愁未醒。送春春去幾時回？臨晚鏡，傷流景，往事悠悠空記省！

也。曉一鄉眠遠寐

沙上並禽池上暝，雲破月來花弄影。重重翠

幕密遮燈，風不定，人初靜，明日落紅應滿徑

。

首句言酌酒聽歌。聽歌所以消憂；酌酒則以澆愁也。因「愁未醒」；故

有首句之發也。送春句情雙關：雖云春去，也寫幼年之過往也。時光老人，悠悠往事，徒增哀感而已！

「沙上並禽池上暝」，寫外方之靜，但靜中見動耳。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」，寫外方之動，而動中又見靜也。寫來栩栩欲活，描繪盡致！若說「詞中有畫」。此佳幀矣。細玩此「影」字，殊耐人尋味。若論其妙處，實難以捉摸。以影名其人，美且當耳！「密遮燈」，言室內之靜也。所謂「重重翠幕」者，固狀黯淡之情，抑亦老病交加之寫照歟！「風不定」，動也。「人初靜」，雖名示「靜」字，仍含有動意。其動為何？落紅滿徑是也。

此詞若自大體觀之，前闕抒情；後闕則寫景耳。

木蘭花

乙卯吳
興寒食

龍頭舴艋吳兒競，筍柱秋千遊女並。芳洲拾翠
暮忘歸，秀野踏青來不定。行雲去後遙山暝
，已放笙歌池院靜。中庭月色正清明，無數楊
花過無影。

龍舟競渡，遊女戲秋千，盡是些喧囂景况。「行雲去後」，喻遊女之歸去也。遊女已去，聲歌已歇：中庭又好是清明月色，萬籟寂寂，真是幽美異常！誰料到竟有無數的楊花掠過，攪擾了這寂靜清平的景色。寫楊花，正喻小人鬼祟之狀也。楊花本白色，飛掠月下，而云「過無影」，

三字妙極，極觀察之能事矣。

青門引

乍暖還輕冷，風雨晚來方定。庭軒寂寞近清明，
殘花中酒，又是去年病。樓頭畫角風吹醒，
入夜重門靜。那堪更被明月，隔牆送過秋千影。

乍暖而忽冷，喻自己之戰戰兢兢也。那風雨至晚始告平定。庭軒寂寞，節近清明，飲酒在殘花的當中。此種淒涼景況，年年如斯，實在令人難堪！

「醒」字由酒字生出。言至晚也未得安也。夜色來臨，重門寂靜，此時可以安息矣。更那堪那明月隔牆又送過了秋千影。黃蓼園曰：「末句那堪送影，真是傳神之筆，極希微省渺之致。」

統觀此詞，言由朝至晚，由晚至夜，皆不得安處；莫喻其一生之感慨歎
12

圖

釋

山水

蘇子瞻

賀新郎

乳燕飛花屋，悄無人，槐陰轉午，晚涼新浴。
手弄生綃白團扇，扇手一時似玉。漸困倚孤眠
清熟！簾外誰來推繡戶？枉教人夢斷瑤臺曲；
又却是，風敲竹。石榴半吐紅巾蹙，待浮花
浪蕊都盡，伴君幽獨。穠艷一枝，細看取，芳
意千重似束；又恐被秋風驚綠。若待得君來，

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。其粉淚，兩簌簌。

只見燕子，不見其他；逼下「悄無人」也。「晚涼新浴」，喻潔身之意。素手白扇，內外皆白，喻一生之潔白無瑕也。「孤眠」應「悄」字。浴罷倦臥，孤眠清熟，又是誰來推動繡戶，致使人夢斷了瑤臺曲；那想到原來是風敲竹。此言生平之不得安處也。

時當初夏，千花事退，榴花獨芳，賞者蓋寡，正喻其自己之孤高也。「紅巾蹙」者，狀半吐的榴花，若紅巾之綳皺也。「浮花浪蕊」，指一般的小人。「君」字，不要呆看；係虛指，或喻自己也。「芳意千重」「秋風驚綠」，暗示少年之不長，衰老之將至。雖小人之殆盡，而自己亦已衰朽無能爲矣。至若待得君來，花前對酒，能不黯然傷感呢？此言其

前途茫茫，有無限哀感！

綜觀此詞；首言自己之清高；次言己之被排斥；末言恐老見用，已無能爲矣。

水龍吟

和章質夫
楊花韻。

似花還似非花，也無人惜從教墜。拋家傍路，思量却似，「無情有思。」縈損柔腸，困酣嬌眼，欲開還閉。夢隨風萬里，尋郎去處，又還被，鶯呼起。不恨此花飛盡，恨西園落紅難綴。曉來雨過，遺踪何在；一池萍碎，春色三

分，二分塵土，一分流水。細看來，不是楊花

點點——是離人淚。

章質夫名案，浦城人，仕至同知樞密院事。有楊花詞云：「燕忙鶯懶花殘，已堤上柳風飄墜。輕飛點畫，青林誰道，全無才思。閑趁遊絲，靜臨深院，日長門閉。傍珠簾散漫，垂垂欲下，依前被，風扶起。蘭帳玉人睡覺，怪春衣雪霑瓊綴。繡牀漸滿，香球無數，才圓卻碎。時見蜂兒，仰黏輕粉，魚吞池水。望章臺路杳，金鞍遊蕩，有盈盈淚。」

詞潔曰：「起句入麗，非花矣而又似，不成句也。」其妙處正在此。次句言任其自墜，而無人顧惜也。「拋家傍路」，此言墜落之情況。詞潔曰：「四字欠雅，綴字趁韻不穩。」艇齋詩話曰：「『思量却似無情有

思』，用老杜『落絮游絲亦有情』也。『夢隨風萬里，尋郎去處，又還被鶯呼起』。即唐人詩云：『打起黃鸝兒，莫教枝上啼；啼時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』。『細看來，不是楊花點點，是離人淚』。即唐人詩云：『時人有酒送張八，惟我無酒送張八。君看陌上桃花紅，盡是離人眼中血』。皆脫胎換骨』。『困酣嬌眼，欲開還閉』。言思之狀也。『夢隨風萬里，尋郎去處』。言所思也。沈際飛以此句『攝楊花神魄』，斯言盡之矣。

不恨句，以推爲進之筆。意卽『浮花浪蕊都盡』不足爲恨；所恨者惟有落紅之難綴也！其意有所興乎？楊花經過了曉雨，變成一池萍碎。『萍羣芳譜曰：『萍一名水華，一名水簾，一名藻。楊花入水所化。葉下

有微鬢，浮于流水不生，浮于止水一生九子。『西溪叢語曰：「楊柳二種，楊樹葉短，柳樹葉長。花初發時黃蕊，子爲飛絮。今絮中有小青子，著水泥沙灘上，卽生青芽，乃柳之苗也。東坡謂絮化爲浮萍誤矣。」楊花入水，化爲浮萍，原屬通論，惟叢語非之，姑並存以識其異。』二分塵土」收「傍路」之意。「一分流水」，收「一池萍碎」也。「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」，正由「似花還似非花」而出也。「離人」，由「萬里尋郎」而來。「淚」者，亦因有「一池萍碎」也。

綜觀此詞，描寫楊花，神貌盡致，飄飄蕩蕩，動人情思。看來句句是寫楊花，而字字却含着熱情；說牠盡是攜溫柔之情，但處處又都是影寫楊花；誠如劉熙載所說：「東坡水龍吟起句云：『似花還似非花』此句可

作全詞評語，蓋不離不即也。」

卜算子

缺月桂疏桐，漏斷人初定。時有幽人獨往來，
縹緲孤鴻影。驚起卻回頭，有恨無人省。揀
盡寒枝不肯棲，寂寞沙洲冷。

綱陽居士云：「缺月，刺明微也。漏斷，暗時也。幽人，不得志也。獨往來，無助也。驚鴻，賢人不安也。回頭，愛君不忘也。無人省，君不察也。揀盡寒枝不肯棲，不偷安於高位也。寂寞沙洲冷，非所安也。」
綱陽居士之於詞，能如是之字箋句辭，誠屬難能可貴，大快人意之事也。

。惟所解與愚見略有出入耳！

月缺桐疏，漏斷人定，此寫萬籟俱寂，一片淒涼之狀也。幽人，正喻自己之清高，故有獨往來之情也。孤鴻句，言鴻飛冥冥，喻己之恐被害也。

。

黃蓼園曰：「初從人說起，言如孤鴻之冷落；下專就鴻說。語語雙關，格奇而語雋，斯爲超詣神品。」

驚起者，仍含恐其被害之意也。

「揀盡寒枝不肯棲」這一句，曾惹動了許多詞人的注意；於是便產生了多種不同而有趣的解釋。

溪漁隱叢話曰：「揀盡寒枝不肯棲之句，或云鴻未嘗棲宿樹枝，唯在

田野葦叢間；此亦語病也。」

案揀盡句有語病。

野客叢書曰：「東坡卜算子詞，漁隱謂或云：『鴻雁未嘗宿樹枝，唯在田野間。』揀盡寒枝不肯棲，此語亦病。僕謂人讀書不多，不可忘議前輩詩句。觀隋李元操鳴雁行曰：『夕宿寒枝上，朝飛空井傍。』坡語豈無自耶？案揀盡句其來有自，非屬向壁，不可忘議。

蔣南詩話曰：「東坡雁詞云：『揀盡寒枝不肯棲』，以其不棲木故云爾。蓋激詭之致，詞人正貴其如此，而或者以爲語病，是尙可與言哉！近日張吉甫復以鴻漸于木爲辯，而怪昔人之寡聞；此益可笑：易象之言，不當援引爲證也。其實雁何嘗棲木哉！」

案揀盡句，非爲不成語病；抑且難得之佳句。

古今詞話：女紅餘志云：「惠州溫氏女超超，年及笄，不肯字人，聞東坡至，喜曰：『我婿也。』」日徘徊窗外，聽公吟詠，覺則亟去。東坡知之，乃曰：「吾將啣玉郎與子爲媿。」及東坡渡海歸，超超已卒，葬於沙際。公因作卜算子，有「揀盡寒枝不肯棲」之句。案詞爲詠雁，當別有寄託，何得以俗情傳會也。

案詞別有寄託。不得以揀盡句，遂傳會溫氏女。

綜觀以上諸家所論：有的可笑，有的可憐，總之是「隔靴搔癢」罷了！惟詞語似別具雙眼，祇惜「明而未融」。至鶴陽居士所云：「『揀盡寒枝不肯棲』，不像安於高位也。」此亦似是而非之論也。

棲寒枝也罷！棲田菴也罷！這在詞人認爲是都不足輕重的。東坡先生，他不過曾經見到鴻雁的迴翔枝頭，欲棲而不肯棲的情狀，信手拈來，成此佳句而已！至於此句的含意，據愚見看來，是與「幽人獨往來」一樣的含有自身清高的意思。不肯棲者，卽不願與小人同流合污之意也。

詞

釋

四八

秦少游

踏莎行

郴州旅舍

霧失樓臺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斷無尋處。可堪
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。驛寄梅花，
魚傳尺素，砌成此恨無重數！郴江幸自遶郴山
，爲誰流下瀟湘去？

霧失樓臺，喻朝廷之昏暗也。月迷津渡，寫自己之無路可歸也。望斷桃源，正示其日暮途窮也。「可堪」卽「那堪」的意思。可堪二字非止於句，連下句言之也。

「斜陽暮」三字，頗惹得不少詞人的爭辯，但實際上是一件無味而可笑的事。

傳說山谷惜斜陽暮意重，欲易之未得字。有的說：「此句讀之，於理無礙。」有的說：「斜屬日，暮屬時，未爲重複。」我們看了這些話，覺得解如不解，實在有點太滑稽了。

幸有宋翔鳳的話，可以一掃這許多的胡言亂話，才把少游的冤枉給表白了。他說：「斜陽爲日斜時，暮爲日入時。」這不是很簡明恰當的解釋麼？

現在我們既明白了這三個字，這句話就不難解釋了。「杜鵑聲裡斜陽暮」，這就是說：由日斜到日暮，總聽到這種悲哀的叫聲。

「砌成此恨無重數」，欲寫而又未能也。

冷齋夜話云：「蘇氏絕愛尾兩句，自書於扇。曰：『少游已矣，雖萬身何贖！』」

詞苑叢談云：「秦少游踢莎行，東坡絕愛尾兩句。余謂不如『杜鵑聲裡斜陽暮』，尤堪腸斷。」

人間詞話云：「少游詞境，最爲淒惋，至『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裡斜陽暮。』則變爲淒厲矣。東坡賞其後話，猶二爲皮相。」

綜觀所論，見仁見智，自有不同；孰是孰非，安敢忘議。茲欲言者，一得之愚耳！

「郴江幸自遶郴山，爲誰流下瀟湘去？」洵佳句也。情緒纏綿，意味雋

永，若即若離，足資玩味。郴江順自然之勢而迴遶郴山，此一層也；辛自遶郴山，則又一層也；至今似爲我秦少游而遶郴山，則更上一層矣。——正喻其無路之中，尙有一線生機也。試觀情緒之纏綿悱惻，辭意之委婉動人，豈易爲之乎？郴江流入瀟湘，此自然之勢也；爲誰而流下瀟湘，則又一意也；莫非爲我秦少游而流入瀟湘乎？則更具深情矣。情意如斯，安能其不邀東坡之絕愛哉！若說是不免有露才之玷，恐亦未盡是。因「爲情而造文」，庸何傷！與所謂「爲文而造情」者，豈可同日而語哉！

至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裡斜陽暮」二句，也不過是說，館中之孤子清寒，杜鵑之哀聲鎖日，辭情泛泛，淺顯寡味，視郴江二句直霄壤之別也。

附錄

金聖歎：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

詞
釋

五三

詞

釋

五四

小引

金聖歎先生，在一般的腐儒論起來，是要詈爲小才，斥爲害道的；就是在大名鼎鼎的新文學家，也是不大十分重視他的。因爲「經他一批，原作的誠實之處，往往化爲笑談，布局行文，也都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」去了。

如此說來，聖歎先生，在我國文學史上似乎是無足述了。是有大謬不然者：他在我國文學史上，可說是有特殊供獻的；不過這一點被一般未曾真的認識先生的給忽略了罷了！

他的特殊供獻是什麼呢？那就是關於詞的解釋了。在我們荒涼的的詞解釋的領域內，他居然肯詳細的解釋出來，這不能不說是一朵奇葩了。我們是應該

詞 釋

五六

如何的愛護和欣賞啊！

他解釋的詞，是收在唱經堂彙稿內，向來是很少有人注意的。不過祇解釋了歐陽永叔的十二首詞，實在是有點未能贍足我們的渴望。

我這裡特別提出來，一方面是要表彰金聖歎先生的特殊供獻，使牠不致永久被埋沒；一方面使一般研究舊文學的得到一條新的途徑，大家共同努力，我們得到更美滿的收穫，那就是我的最大期望了！

一九三七年三月孝移識於啓秀軒。

金聖歎

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

長相思

美人

深花枝，淺花枝，深淺花枝相並時；花枝難似
伊。四句十八字，一氣注下，中間更讀不斷，真是妙手。○看他四句，有四個花枝字，兩個深字，兩個淺字。

玉如肌，柳如眉，愛著鵝黃金縷衣；啼粧更爲
誰？後半不稱。

只看前半闕不用一字，祇是一筆寫去，却成異樣絕調。後半闕，偏有許

詞 釋

五八

多玉肌，柳眉，鵝黃，金縷，啼粧等字，偏覺醜拙不可耐。然則作詞之法，固可得而悟也。

訴衷情

春閨

清晨簾幙卷輕霜，呵手試梅粧，都緣自有離恨，
故畫作遠山長。即有恨，亦何與畫眉事。以畫眉作使性事，真是兒女性格也。
思往事，惜流芳，易成傷。未歌先斂，欲笑還
顰，最斷人腸。

詞

釋

和

踏莎行

寄內

候館梅殘，溪橋柳細，草薰風暖搖征轡。

殘字，細字，

寫早春如畫。○搖字不知是草，不知是風，不知是征轡，却便覺有離愁在內。

離愁漸遠漸無窮，迢迢不斷如春水。

此二句只是離愁，却已

敲出路程。上三句只是敲路程，却都敲出愁，其法妙不可言。

寸寸柔

腸，盈盈粉淚，樓高莫近危欄倚。

此七字，從客中忽然

說到家裡。平蕪盡處是春山，行人更在春山外。

此十字

，又反從家裡忽然說到客中，抽思勝陽羨書生矣。

詞 釋

六二

前半是自敘，後半是代家裡敘，章法極奇。○杜詩：「今夜鄜州月，閨中只獨看。」此便脫化樓高句。『遙憐小兒女，未解憶長安。』此便脫化出平蕪二句。從一個人心裡想出兩個人相思，幻絕妙絕。

減字本蘭花

艷情

樓臺向曉，澹月低雲天氣好。先說樓臺。翠幕風微漸說到翠幙。宛轉梁州入破時。漸說到人。香生舞袂，先說舞袂。楚女腰肢天與細漸說到腰肢汗粉重勻，漸說到汗粉。酒後輕寒不著人。說到輕寒不妨。則妖淫之極，不可言矣。

看他前半闕，從樓臺翠幕說到人；後半闕，從衣袂腰肢汗粉說到說不得處。有步步生蓮之妙。○衣袂腰肢汗粉還說得，至末句真不好說得矣

詞 釋

六四

○今驟讀之，乃反覺衣袂腰肢汗粉等句之尙嫌唐突，而末句如只在若遠若近之間也者；此法固非俗士之所能也。○前半之末句，只說梁州入破，便暗藏一妙人；後半之末句，只說春寒無妨，便暗藏一妙事；真是鏡花水月之文。

又歌姬

歌檀欵袂，繚繞雕梁塵暗起。

起平平。又塵暗起字，柔殊礙下留住行雲字。

潤清圓，百琲明珠一綫穿。

用疊疊貫珠，又用百琲明珠字，謂之半借法。

櫻

唇玉齒，天上仙音心下事。

天上仙下，闕成七字，不知是千槌百琢語，不知是天成語。

○更妙於心下事，定當私瞻穢褻；却用天上仙音四字冠之，便妙不容言。

留住行雲，

此只用過雲事，又用行雲字。蓋

用字略略影借，便可化陳爲新也。

滿座迷魂酒半醺。

只此七字便隱括淳於髡巨飲一石一段奇文，而反覺

妖豔過之。

詞

釋

六六

生查子 春恨

去年元夜時，前後兩提頭只換一字，章法絕奇。花市燈如畫，第二句燈。月到柳梢頭，第三句月。人約黃昏後。

第四句人。○四句寫得目豁心蕩。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

舊，

月與燈，只三字，便將前第二第三句織過。依舊，只二字，便將前花市如畫到柳梢頭八字重描，真奇絕之筆。

不見去

年人，淚滿春衫袖。

只爲此句，生出一章來，其法可想。○又妙在仍用去年二字。

看他又說去年，又說今年，又追述舊歡，又告訴新怨；中間凡敍兩番元夜，兩番燈，兩番月，又襯許多花市字，如畫字，柳梢字，黃昏字，淚

詞 釋

六八

字，衫袖字，而讀之者，只謂其清空一氣如活；蓋其筆法高妙，非人之所及也。

又卽事

含羞整翠鬟，得意頻相顧，雁柱十三弦，一一

春鶯語。

此二句之妙，人未必知，予不得不說。蓋從十三字，生出一字；從雁柱字，生出鶯語字也。

嬌雲容易飛，夢斷知何處。

如此用夢雲事，便如會未經用。深院鎖

黃昏，

黃昏如何鎖得？且鎖黃昏與人何與？只說鎖黃昏，更不說怨，而怨無窮矣。

陣陣芭蕉雨。

邇來填詞家，亦貪得好句，而苦無其法，遂終成嘔噦。殊不知好句初不在風雨珠玉等字鉅釘而成；只將目前本色言語，只要結撰絜耀得好，便覺此借彼襯，都成妙豔。如此詞，第三四句，一一字，只從十三字注瀝

詞 釋

七〇

而出。鶯語字，只從雁柱字影射而成也。苟若不得此法，卽髯枯血竭，政復何益！

鵲鷓鴣有見

楚王臺上一神仙，眼色相看意已傳，見了又休

何若夢，坐來雖近遠如天。

不恨休，反恨見；不恨遠，反恨近；妙妙。○何若夢，

言不如夢也。一本作還似夢，非。

隴禽有恨猶能說，承見了又休句。

江月

無情也解圓。承坐來雖近句。句句字字恨極！更被春風送

惆悵，落花飛絮兩翩翩。

落花喻彼，飛絮自喻。索性把眼色相看。坐來雖近，一發說決撒

了，省得牽腸弔肚，又一結法也。

詞

釋

七二

蝶戀花 春睡

海燕歸來桺畫棟，簾影無風，花影頻移動。輕輕門出

簾影，花影，妙妙。說無風，又說移動；說移動，又偏說無風；深閨獨坐，活畫出來。半醉騰騰春睡重，

綠鬢堆枕看雲擁。翠被雙盤金縷鳳，憶得前

春，有個人人共。前春人共，何日忘之！却偏說盤被雙鳳，因而憶得；薌藉之極，又映襯之極。花裏

黃鸝時一弄，日斜驚起相思夢。通篇說睡，結只輕輕一掉轉。

余嘗言寫景是填詞家一半本事。然必須寫得又清真，又靈幻，乃妙。只如六一詞，簾影無風，花影頻移動九個字，看他何等清真！却何等靈幻

詞 釋

七四

！蓋人徒知簾影無風是靜，花影頻移是動；而殊不知花影移動，只是無情，正有極靜。而簾影無風四字，却從女兒芳心中仔細看出，乃是極動也。嗚呼！善填詞者，必皆深於佛事者也。只一簾影花影，皆細細分別不差，雖言慧業文人，不生天上哉！

又聞思

庭院深深

——深幾許？

問得無端。○三個深字奇絕！唐人詩，每以此爲能。

楊柳堆煙，

寫出深深。

簾幕無重數！

寫出深深。至勒

雕鞍遊冶處，樓高不見章臺路。

只爲此五字，便怨到

庭院。○襯入樓高字妙，猶言如此尙然也。文家有加染法，卽此。

雨橫風狂三月暮，門掩黃昏，無計留春住。留得

無端。○問花，待得花有情；花不語，怨得花無謂。亂紅飛過秋千

去。人自去遠，與庭院何與！人自不歸，與春何與！人自無音耗，與花何

與！亦可謂林木池魚之殃矣。

詞 釋

七六

通篇不出正意，只是怨庭院，怨春，怨花，章法奇甚。○楊柳堆烟句，是柳庭院句。雨橫風狂句，是纔留春句。亂紅飛過句，是纔聞花句。凡作三段文字，須要分疏讀之，不得混帳過去。

又蕩船

永日環隄乘彩舫，煙草蕭疎，恰似晴江上。
天成妙景，天成妙句。水浸碧天風皺浪，菱花荇蔓隨雙槳。

紅粉佳人翻麗唱，驚起鴛鴦，兩兩飛相向。且把金樽傾美釀，休思往事成惆悵。
從麗唱生出鴛鴦，從鴛鴦生出往事，文字只是一片。

從來詞家，多以前半不堪，生出後半不堪之情。此獨前半寫得蕭然天放，後半陡然因麗唱轉出鴛鴦，因鴛鴦轉出往事，又是一樣身分也。

詞

釋

七
八

又採蓮

越女採蓮秋水畔，窄袖輕羅，暗露雙金釧。九
個字，只寫得上句中一個採字耳。却亦只須寫一採字，便活畫出越女全身
，此顧虎頭所謂須向阿堵中落筆也。照影摘花花似面，上影

是水中面，下花是水中花，造語靈幻之極。芳心只共絲爭亂。
花似面，即知面似花也。便趁勢寫出他芳心來。却又以藕絲貼之，細妙之
極也。鴛鴦灘頭風浪晚，霧重煙輕，上句之下，下句之
上，合以七字寫景，謂之兩讓法。不見來時伴。妙妙！不因此五字，
便是採蓮，不足詠矣。○從採蓮上，却想出此五字，豈非天才。隱隱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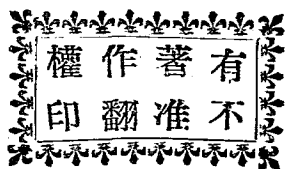
聲歸棹遠，風浪七字，是寫此；隱隱七字，是寫彼。又一寫見，一寫聞。離愁引著江南岸，因其著岸而知其心愁也。却反云愁心引之著岸，此則練句之妙也。畫出小心怯胆，令人讀之猶憐，何況親見其人。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

詞釋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三角

(外埠酌加寄費)



著者 朱 孝 移

印刷者 保定協生印書局

經售處 保定商務印書館

10
257042

